

勿轻谈「圭臬」

凸凹

我非常佩服止庵先生的学问，他坐冷板凳、治“冷学”，不乏卓见。他为人有定力，语锋也质直，有老派文人之风。

但也正是他的老派文人习气，对看重的学人、作家，出于偏爱，他往往会护其短，不吝溢美之词。譬如他对张爱玲、夏志清。这就给他自己招来物议，比如他在今年第三期《读书》上发了一篇《夏志清的未竟之功》，对夏氏给足了谀词，引起数位学人的反感，7月3日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上，一名王鹏程说他“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并且一味地“拿来主义”，多“痴癫狂语”。

夏志清已成仙作古，但夏公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显然不会因著者作古而作古。也许相反的是，《小说史》当时引发的重新认识现代小说史或重新建构现代小说史框架的诸种议论，继续发酵着《小说史》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震动，亦未可知。对夏公《小说史》的阅读，我是经孙郁先生的鼎力推荐，而潜心完成之。读后的感觉颇怪异，感到夏氏文字多意旨，其立论的起点并不纯粹，其趣味和宽容度皆有问，不是一部以理性“求证”的著作。之后又复读，更有了点清晰的认识：夏公《小说史》的着力点，其实不在论“正”，而是在“矫枉”，一旦“矫枉”，必有“过正”之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夏公的《小说史》旨在对当时大陆小说史的一种反拨，是一部融入了西人价值取向和他个人趣味的个人化著作，堪可参阅，却不强为圭臬。

止庵的“圭臬”心重，不容他人质疑和轻慢，所以就招来别人的质疑和轻慢。



想起京剧名家王正屏

鲍世远

在喜庆上海京剧院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起当年因主演黑旋风李逵声名鹊起，被誉为“躬耕舞台，钟情艺术”、“勤执教鞭，坦荡人生”的京剧名家王正屏。

王正屏他是蒙古族，1945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是“正字辈”演员中的花脸尖子。他潜心学习裘派花脸艺术，1947年负笈北上，拜裘派创始人裘盛戎为师，又随擅演常遇春、青面虎堪称一绝的武花脸刘奎官学艺，使他的表演功底深厚，戏路较宽，勇于创新，集“铜钟花脸”与“架子花脸”于一身，形成了特有的表演艺术风格。

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根据元杂剧《李逵负荆》和京剧老本子《丁甲山》《闹江州》集体改编的新戏《黑旋风李逵》问世，同年5月1日至7月15日，由王正屏饰李逵、纪玉良饰宋江、李仲林饰燕青、王熙春饰满堂娇的这出新戏，在人民大舞台连演89场，好评频传。1947年年底《黑旋风李逵》剧组赴京为全国政协会议演出以后，全剧作了重大修改，着力突出李逵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整顿梁山军纪的严肃性，使剧本更加完善，成为京剧院常演的保留剧目。

1954年10月，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揭幕，《黑旋风李逵》参加了演出，获得了剧本、演出、导演、乐师等多项奖励，王正屏、纪玉良、李仲林、王熙春等荣获演员一等奖。后来，这个戏又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剧目奖。1984年，王正屏去哈尔滨讲学演出，在那过程中，王正屏在京剧院资深老演员林鹏程的合作下，将《黑旋风李逵》全剧由12场压缩成7场，使这个戏情节更集中，人物性格更鲜明，可看性更强，王正屏的表演更细致生动地刻画了李逵爽朗、纯朴、嫉恶如仇、知错改错的英雄气概。他还将全剧中的《李逵下山》作为单折演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既显示了李逵的纯真性格，有表现抒情写意的折子戏，也成为京剧名家袁世海、孟广禄、杨赤等常演的剧目。

王正屏在京剧电影《周信芳舞台艺术》的《刘唐下书·坐楼杀惜》中，周信芳饰宋江，王正屏饰刘唐，两人相见，惊喜交加，脚步急促，情绪激动，但又必须倍加谨慎，表演淋漓尽致，精彩纷呈，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正屏离开舞台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京剧排练、教学和培养京剧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中去。他多次到山东、天津等地为学生们传授京剧花脸戏的技艺，由于他工作踏实，传艺认真，天津市委宣传部赠给他“菊坛园丁”金匾，上海宝钢高雅艺术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园丁奖”。

2000年1月30日，王正屏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3岁。他的夫人郭仲英很有感触地说：“王正屏一生在舞台上厮杀打斗，他太累了。应该让他在天国安静、轻松、舒服一些，所以选择了《黑旋风李逵》第一场中李逵的打扮，来塑造他的纪念像。”

王正屏的纪念塑像有180厘米高，身穿菊花道袍，勾成花脸，带着“黑扎”，双手在胸前张开，目光炯炯，气宇轩昂，这是梁山群雄在聚义厅中议事，李逵穿着礼服的形象，这座雕像，也是年轻雕塑家王江浩的一个创举。

又出新书了，我特别高兴和欣慰，新民晚报社、文汇出版社联袂运作，就我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所有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版上发表的文章汇编成集，在此只就我茶余饭后的写作爱好写一点感慨，权当自序了。

最近，一对常年阅读《新民晚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夫妇在见面聊天时问过我：“万老大，你为什么总在‘夜光杯’上看到你的大作？”我思索再三，平静地回答：“除了我在写作上信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和以勤补拙之外，应该是晚报编辑和读者喜欢我的文章吧！”此言一出，我们三人不约而同会心而笑了。

是的，我十分感谢《新民晚报》“夜光杯”给无数作者和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个理想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也让我尽兴抒发心中对于真善美的豪迈情怀，当然，不时也有对社会上假恶丑现象的抨击文章。

我这个北方汉子，第一篇铅印的处女文字“在急诊中感到温暖”最早见于《北京晚报》。那是我上高一的1961年夏天，不知不觉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时光如白驹过隙，

我看红墙内外

万伯翱

转眼间，曾经青发泛光的弱冠少年郎，现已是须发皓然的老顽童了。

往事不如烟，回首如昨天。我高中后即被父亲万里“送子下乡”，独自一人到河南黄泛区园艺场参加农场劳动，当时是1962年，还未形成几年后的“上山下乡”高潮。1963年9月25日，我被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做了头版头条宣传，报道了我“艰苦奋斗，虚心学习，不断进步”的先进知识青年下乡事迹。当然，这是我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后给予的殊荣，曹禹伯也在我第二本文集《三十春秋》序中称“伯翱贤侄是首都北京高干子弟下乡第一人”，偶然中或许有必然，我有幸成为“文革”中千百万知青接受农村广阔天地大熔炉历练的先行者。

我在河南农场苦干了整整十个春秋，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黄土地，也饱尝了人间的冷暖。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媒体采访我：当年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您后悔吗？我的回答是：艰苦和磨难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庆幸拥有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蹉跎岁月，让我经受了一次从身心到精神的洗礼，因而我的青春无悔！

正如古文《五逸》中所指：“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回想当年，我下到了社会最底层。春耕秋收，胼手胝足，和农人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真明白了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让我寻求到人生的真理。我懂得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他们多么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他们热爱党和国家的情感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他们苦难而丰富的历史，他们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对事物形象化的描绘是我今天进行创作的丰富矿藏，我发表在“夜光杯”或其他报刊上的诸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郭世英在农场”、“廖公请我吃烤鸭”、“高队长”、“猛张飞”等等文章，都源于此务农的经历。有关《亮剑》原型王近山将军(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因犯生活错误，被连降三级开除党籍下放到我所在农场五年，我们成了忘年交，后经毛主席同意他又在南京军区重披战袍)，在农场农闲时，他就

虑在国家中突出“国王”不合适，在简化时反而在“王”字上加了一个“点”，改成为被中国人视为国宝的“玉”了。汉字仅仅是简化到现在这一步，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写字的速度和效率。现在有人主张书法还要

考虑在简化时反而在“王”字上加了一个“点”，改成为被中国人视为国宝的“玉”了。汉字仅仅是简化到现在这一步，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写字的速度和效率。现在有人主张书法还要

考虑在简化时反而在“王”字上加了一个“点”，改成为被中国人视为国宝的“玉”了。汉字仅仅是简化到现在这一步，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写字的速度和效率。现在有人主张书法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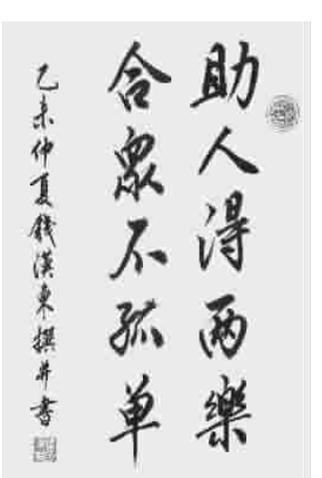
怀“七七”抗战

傅必豫

1937年“七七”抗战时，予年甫虚龄十六岁，于今七十八年，旧事难忘，成诗纪之：

宛平城堞遍弹痕，七十八年萦梦魂，晓月芦沟今犹在，可怜不见吉星①。

① 吉星文团长为吉鸿昌将军之侄。“七七”抗日时守宛平城，为还击日寇之开第一枪者，传闻殁于炮击金门时。



书法 钱汉东

又到夏天，回想小时候每到夏天总有数不尽的快乐，游泳、游戏、街机、电玩、四国、象棋、夜宵、星空……还有必须的暑假作业。哎！夏天的时光本来就是应该永远也不会够的。可一到成年工作了，夏天伴随我的只有汗水淋漓的早晚高峰地铁、安静无声息的办公室、永远抱怨不完的用户、永远不会晋级达标的指标书、永远看不到星星的夜空……说到这里心里不禁暗自神伤，我们应该有的夏天快乐难道再也找不到了嘛！

有次大学同学聚会结束时，一哥们叫我周末一起去玩玩时下比较流行的聚会交友游戏“桌游”。现在说起桌游大家应该都玩过，但是对于当时的我——平时不太出去和陌生人交流的宅男来说还是很新鲜。桌游地点为沪上某知名纳凉茶坊。未入大厅茶香便闻鼻，进入大厅古色古香的桌椅、各种“欢迎光临”的问候声、各种沏茶的杯具、各种镂空的装饰、各种琳琅小吃水果、各种细声细语的笑声、各种古风民乐乐器、各种18岁到50岁的“女生”，都是来喝茶聊古韵的。兄弟

拍我肩膀说“楼上包房”！我才反应过来。包房门一开，空调打得很冷，争吵声却如狂风暴雨般扑面而来：“你刚才应该跳警的，我早就知道你是匪了……”“你刚才怎么不帮我投票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都是扯着嗓子、指着鼻子，

不明情况的人还以为是110报警现场呢。吵了好几分钟，慢慢安静下来了，刚才那个骂“猪一样的队友”的女生拍了两下手说：“现在大家安静了，今天我们新加入一位朋友！”她指着我问：“这位新朋友怎么称呼？”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姓姚……”还没等我把名字报完，她已经让我打住了，“你现在是8号，边玩边学游戏规则吧，欢迎你加入。发好身份牌，新一轮游戏开始了：“天黑请闭眼！”天哪，这么快就开始啦，“匪徒请杀人——警

放下手机玩“桌游”

姚吉刚

察请验人——天亮了！9号死，遗言……8号，到你发言了。”这么快到我发言啦？这到底是游戏还是开会，我都没太听懂意思，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大家，能不能借支笔借张纸记一下。现场一片安静，随即爆发出笑声，之后我便得了个“姚笔记”的昵称。经过几轮紧张刺激的发言、观察、辩论，我很快喜欢上这考验逻辑和表达能力的游戏。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有碰过一下手机，但好像认识了一群老朋友，这大概就是桌游的魅力。现场还有许多颜值高的女生，我看了心中窃喜。

如今我自己已经成了一呼百应的桌游群群主，每周末都会组织一群兄弟姐妹去桌游，夏天甚至还开发了品茶、游泳等项目。我发现，在人人都是低头族的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实在太难得了。

最近抬头看天，我好像又能看到星空了，这才应该是夏天啊。为百岁父亲的避暑问题，姐弟四家召开“会议”讨论“方案”，明请看本栏。

向我讲他的戎马生涯，深深打动了我，近年我的几篇关于他的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战场上的纪实文字很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如果有读者问，我写的文章有何特色？我认为真实的生活阅历、诚实的人生态度和讲真话的写作原则，即是我行文撰稿的特色。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二十万字的《元戎百姓共垂竿》垂钓散文集，想不到前后印刷四次，也有四五万册了，那时《中国钓鱼》杂志编辑部要求获我签字本邮购的电话铃声常常不断。我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开国将帅和一代伟人垂钓时的风范和动人情节而获畅销，同时还被读者和专家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

大作家和大学者苏叔阳和范曾两位兄说：“万老大是中国钓鱼散文的首开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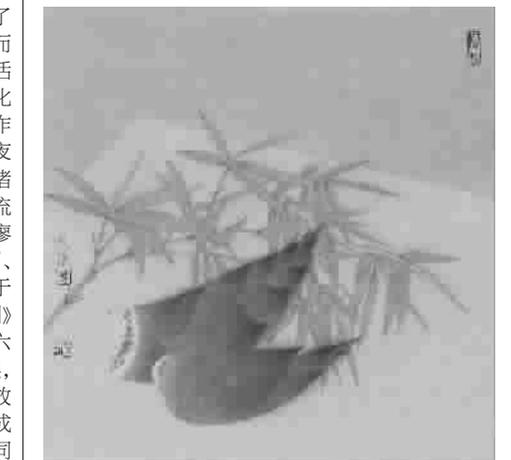


河者……”

这些钓鱼散文写了中华民族最悠长的钓鱼文化，有幸的是，《新民晚报》“夜光杯”看上了，十几年间不断刊登了《贺龙元帅钓大鲢赠周总理》等。

近年里我还发表了《如何救回珍贵濒危刀鱼》《五日游两钓乌克兰》等垂钓散文。一向选文严谨的编辑贺小钢一直慷慨地给予拙作以鼓励。我可代表华夏九州之所有钓者（我正担任着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副主席）向贵报和编辑致以真诚的敬礼！

《我看红墙内外》自序 (此书系“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第八辑)



清味 (国画) 薛俊华

手中的小小手机，按其功能在三四十年前，其体积比家用冰箱还要大。可以预料，再过些日子手机功能仍将不断增加，其体积还会继续缩小。大家还知道，有一位来过上海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的狭义相对论很复杂，质能转换的关系讲起来也是一言难尽，可是，真正研究透了，他就列出“E=mc²”这样简而又简的公式来表述，一目了然。

由简到繁是进步，由繁到简也是进步，有时还是更大的螺旋式上升。说话、写文章不是越长越好。有些国家喜欢站着开会，逼着人讲短话。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在科学以光速的速度大发展的今天，只要努力以简胜繁、以短胜长就会推动创新、创业了。

用繁体字，可是，大书法家赵朴初生前与日俱进，他一般都写简化字，除非有人请他写繁体。谁说只有繁体字容易写得漂亮？赵朴初写的简体字照样美不胜收。

事物的演化一般是由简到繁。可是，在认识深化以后，人的抽象力、概括力也会大为提高，这样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自繁到简。现在人们

用繁体字，可是，大书法家赵朴初生前与日俱进，他一般都写简化字，除非有人请他写繁体。谁说只有繁体字容易写得漂亮？赵朴初写的简体字照样美不胜收。

事物的演化一般是由简到繁。可是，在认识深化以后，人的抽象力、概括力也会大为提高，这样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自繁到简。现在人们

用繁体字，可是，大书法家赵朴初生前与日俱进，他一般都写简化字，除非有人请他写繁体。谁说只有繁体字容易写得漂亮？赵朴初写的简体字照样美不胜收。

事物的演化一般是由简到繁。可是，在认识深化以后，人的抽象力、概括力也会大为提高，这样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自繁到简。现在人们



十日谈 消夏图